

飘

[美]米歇米·玛格丽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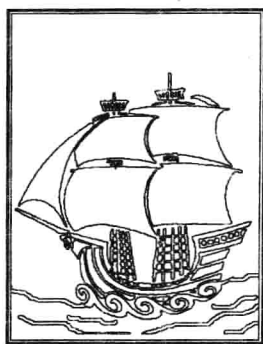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世界名著百部·第14部

飘 (上)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霍双文 高清苗 译



《飘》（一译《乱世佳人》）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描写南方一个暴发户的女儿思嘉和几个男人的爱情纠葛。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如相貌出众、敢爱敢恨的思嘉，温文尔雅、恪守传统礼仪的艾希礼，贤淑端庄、心地善良的媚兰，粗犷豪放、具有独特处世哲学的巴特勒等。

《飘》是美国著名的畅销书，半个世纪以来，这部作品始终吸引着众多的读者。小说情节跌宕，引人入胜，对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洞察入微，看似通俗的作品却有着感人的艺术力量。

作者玛格丽特·米切尔（1900—1949）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她用整整十年时间写成此书，小说问世后风靡全国。这部小说是米切尔一生唯一的作品。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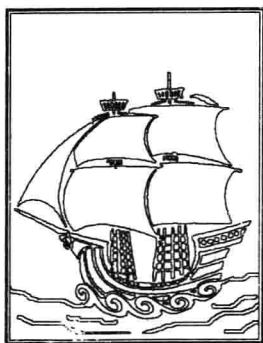
上 卷

第一部.....	(1)
第二部.....	(183)
第三部.....	(379)

下 卷

第四部.....	(683)
第五部	(1129)

第一部



第一章

虽然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美丽，但是像塔尔顿家那对孪生兄弟那样迷恋她的魅力的男人们，就绝不会这样想了。她的容貌有着两个特点：一是她母亲的娇柔，来自于法兰西血统的海滨贵族；一是她父亲的粗犷，来自于浮华俗气的爱尔兰人。这两种特点结合在一起显得有点不太协调，但这张面孔上尖尖的下巴和四方的牙床骨，却很惹人注意。她那双淡绿色的眼睛纯净得像一潭深不可测的碧水，夺人心魄，配上乌黑的睫毛和微微翘起的眼角，更是那么别具韵味。两条浓黑的眉毛斜在那里，给她木兰花般白皙的肌肤划上了两条十分分明的斜线。这样白皙的肌肤对于南方妇女来说是十分宝贵的，所以她们总要用帽子、面纱和手套保护着，免得受到佐治亚骄阳的曝晒。

1861年四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同塔尔顿家的孪生兄弟——斯图尔特和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阴凉的走廊里，此时她的美貌显得更加美妙绝伦了。她身着一件新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从裙箍上飘展下来，配上她父亲从亚特兰大给她买来

的新绿羊皮便鞋，是那么的相称。她的腰围还不到 17 英寸，要算是附近三个县的姑娘中最细小的了，而这身衣裳把她的腰肢衬托得更加完美。上身穿着的那件绷得紧紧的小马甲，更使她那虽只有 16 岁但已发育得很好的乳房的轮廓跃然显露了。不过，无论她散开的长裙多么朴实，梳在后面的发髻多么端庄，那双交叠在膝盖上的小手多么文静，她的本来性情终归是藏不住的。那双绿色的眸子生在这张甜美的脸上，却仍是那么任性而充满活力，与她的仪表装束迥然不同。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和嬷嬷的言传身教强加给她的，但她的这双眼睛却永远属于自己。

孪生兄弟分坐在思嘉的两旁，正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一边注视着从新装的玻璃窗透过来的阳光一边谈笑着，四条裹着高统靴和因经常骑马而健壮的长腿交叠在那里。他们已有 19 岁，身高六英尺二英寸，粗壮的骨骼，坚实的肌肉，晒得黑黑的面庞，深褐色的头发，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光芒。他们穿着同样的蓝色上衣和深黄色裤子，长得就像两个棉桃。

阳光斜照在外面的场地上，映得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绿色的背景下分外鲜明。孪生兄弟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与主人的头发相仿；马腿旁边是一群吵吵嚷嚷一直跟随着主人的猎犬。稍远一点的地方躺着一条白色带有黑花的随车大狗，它把鼻子贴在前爪上，耐心地等待着两个小伙子回家吃晚饭。

在这些猎犬、马匹和两个孪生兄弟之间，有着不易察觉的更亲密的关系。他们都是年轻、健康而毫无思想的动物，也同样圆滑而优雅。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拥有的马一样精神，一样带有危险性，可对于那些知道怎样驾驭他们的人来说，他们又同样是那



么可爱。

坐在走廊里的人，虽然都出生于优裕的庄园主家庭，从小就由仆人细心服侍着，却并没让人觉得他们有丝毫的懒散。他们像一辈子生活在野外、很少把时间花在书本上的乡巴佬一样，强壮而又充满活力。与奥古斯塔、萨凡纳和查尔斯顿的居民比较起来，生活在北佐治亚克莱顿县的居民更具粗犷风格。南部开化得较早的文雅居民瞧不起内地佐治亚人，可在北佐治亚这儿，人们并不以缺乏高雅的传统文化教育为耻，只要精通那些他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就足够了。他们心目中所关注的事，无非就是种好棉花，骑好马，打好枪，跳好舞并且善于体面地追求女人，善于像温文尔雅的绅士那样高举酒杯畅饮而不醉罢了。

这对孪生兄弟在这些方面都极为精通，但他们学习书本知识的无能也同样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家拥有比全县其他人家更多的钱、马和奴隶，可是两兄弟胸中的文墨与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们比起来，恐怕要少得更多。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才在塔拉农场走廊里聊天，来消磨这四月傍晚的好时光。他们刚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这已经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撵走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哥哥，汤姆和博伊德，也和他们一同回到了家里。因为既然这所学校不欢迎他们的孪生兄弟，两位做哥哥的也就没有面子再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和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除名当做有趣的笑料；而思嘉呢，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就一直懒得再去摸那些枯燥的书本，所以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实在是件令人高兴的事。

“我想你们俩一点都不会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不会太在

意，”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办？他一心想受教育，可你们两个接连把他从弗吉尼亚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连累了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亚大学回来了。这样下去，他将永远完不成学业！”

“唔，他完全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漫不经心地答道，“并且，这没什么关系。反正学期结束之前我们也将被迫回家的。”“为什么？”“战争嘛！傻瓜！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难道你认为战争打响之后我们还能留在学校里吗？”

“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战争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在嘴上谈谈而已。就在上个星期，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还对我爸爸说，我们派驻华盛顿的专员将同林肯先生达成——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协议呢。况且不管怎样，北方佬胆小惧怕我们，根本不会发生什么战争的，谈它做什么呢，我讨厌听到关于战争的事情。”

“不会有什么战争！”孪生兄弟如同被欺骗了似的地喊了起来。

“亲爱的，战争当然会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可能惧怕咱们，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萨姆特要塞之后，他们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打起来了，要不就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什么，南部联盟……”

听到这里，思嘉很不耐烦地嘟起嘴来。

“只要你再说一声什么‘战争’，我就走进屋去，把门关上不再理你们了。我这辈子对别的词还从来没有像对‘战争’这个词一样感到厌恶过，除非那个词意味着‘脱离联邦’。爸爸总是整

日谈论战争，战争，所有来看他的绅士们也都叫喊着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拉罕·林肯，简直让我烦透了！而且现在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谈论这些，还有他们的部队。在今年春天的每一次晚会上，我都没有听到过任何值得高兴的事，因为男孩子不再热衷于别的话题了。我最盼望的是到圣诞节后佐治亚才脱离联邦，否则会把圣诞晚会也给糟蹋了。要是你们再谈‘战争’的话，我立刻就进屋去。”

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从来就不能忍受不以她为主题的谈话。不过她说话时总要面带微笑，刻意加深脸颊上的酒窝，同时把那像蝴蝶翅膀似的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迅速地扇动起来。小伙子们被她的妩媚迷住了，这正中了她的下怀。于是他们向她表示抱歉，并不因为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丝毫地轻视她。相反，他们更敬重她了。战争原本就是男人的事，与女人毫不相干，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当成是女人味十足的表现了。

当她终于如愿以偿把他们从厌恶战争的话题支开以后，她饶有兴趣地回到他们当前的问题上来了。

“你母亲对于你俩再一次被开除说了些什么没有？”

回想起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那番表现，小伙子们有点显得不自在。

“唔，她还没得到机会说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清早趁着她还没起床，汤姆和我俩就出门了。半路上汤姆去方丹家了，我们便径直上这儿来看你了。”

“难道昨天晚上你们到家时她就什么话也没说吗？”

“昨晚我们特别幸运。恰好在我们快到家时，我妈上个月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公马给送来了，家里正热闹着呢。原来那畜牲

——它长得可真够威武的，思嘉，你一定得告诉你爸，叫他赶快去看一看——那畜牲一路上已经咬了马夫两大口，还踏坏了我妈的两个黑小子，他们是在琼斯博罗碰上的。而且，就在我们刚要到家的时候，它差点儿踢倒了我们的马棚，还捎带着把我妈的那匹叫草莓的老公马踢了个半死。我们到家时，我妈正在马棚里拿着一口袋糖哄它，让它慢慢安静下来，还真起作用了。黑奴们都瞪着眼睛躲得远远的，大气都不敢出，可我妈还在跟那畜牲亲切地说话，好像跟它是一家人似的，它正在吃她手里的糖呢。世上谁能比得上我妈那样会跟马打交道，那时她回头看见了我們，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干什么？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让人头痛！’这时那匹公马开始喷鼻子前腿直立起来，她赶紧说：‘从这里滚开吧，难道你们没看见这个大宝贝正在生气吗？等明天早晨我再跟你们四个算帐！’于是，我们便乖乖地上床睡觉了。今天一早，趁她还没来得及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留下可怜的博伊德一个人去对付她。”

“你们认为她会打博伊德吗？”思嘉早有耳闻，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暴的，她认为必要的时候还要用鞭子抽他们的脊背，对于这种情形，思嘉和县里的其他人都有点不大习惯。

比阿特里斯·塔尔顿太太可真是个忙人，她经营着一大片棉花地，有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而且还有个养马场。她脾气暴躁，极容易因为四个儿子之间经常吵架而大发雷霆。她一方面绝不许任何人打自己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偶尔打打她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任何坏处。

“她从没打过博伊德。这不仅因为他年龄最大，更主要是因

为他身材矮小。”斯图尔特这样说，为自己那六英尺的个头儿而深感自豪，“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交代一切的原因。天知道，我们都十九了，汤姆二十一了，可她还把我们当六岁孩子看待。我妈绝不应当再打我们！”

“你母亲明天会骑着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参加威尔克斯家的野宴吗？”

“她想骑的，但是爸爸说骑那匹太危险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家的姑娘们是不会同意她这样做的。她们说，要让她至少像个贵妇人那样乘马车去参加宴会。”

“希望明天可千万别下雨，”思嘉说，“几乎一星期天天下雨。要是把野宴改成家餐，那才是最扫兴的事呢。”

“唔，明天准晴，还会像六月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你看那夕阳，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呢。根据落日来判断天气，往往是不会错的。”

他们朝远方望去，越过奥哈拉家无边无际的新翻耕的棉花地，直望到红红的地平线上。此刻，太阳正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那一片汹涌的红霞中缓缓降落，四月白天的温暖也随之渐渐消退，隐隐透出丝丝的凉意。

今年的春天来得较早，而接着便是几场温暖的春雨。这时粉红的桃花一夜间纷纷绽放，山茱萸那雪白的繁花将河边湿地和山冈装点起来。春耕快要结束，湿润的土地饥饿地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籽。夕照使它在犁沟的顶上显出淡淡的红色，在沟道两旁的地方则呈现出猩红和栗色来。农场那座粉刷白了的砖房如同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一片由新月形巨浪组成的大海，但是当那些带粉红色尖顶的水波分裂为浪花时，它便立即

凝住了。因为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滋润的黑土地上那样的长长的笔直的犁沟。连绵起伏的北佐治亚山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弯弯曲曲的垅沟，使肥沃的土壤不致于被雨水冲刷到河床里。

这片红得耀眼的土地，雨后更如同鲜血一般，干旱时便成了满地的红砖粉，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产棉地之一。这里有洁白的房屋，翻耕过的田地，缓缓流过的黄泥河水，同时这里也是一个由灿烂的阳光和深浓的阴翳形成鲜明对比的地方。尚待种植的空地和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袒露在阳光之中。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是一片片处女林，即使在最炎热的中午它们也是幽暗而清凉的，而且显出几许神秘，有点不那么和善。林中那些飐飐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轻轻地叹息着：“当心呀！你们原是属于我们的，早晚我们会把你们要回来的。”

这时，坐在走廊里的三个年轻人听到得得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叮当声和黑奴们的嬉笑声——那些干农活的人和骡马从地里回来了。这时从屋子里传来思嘉的母亲爱伦·奥哈拉温和的声音，她在呼唤为她提着钥匙和篮子的黑女孩，后者用清脆的声调答道：“来啦，太太；”随后便传来从后边过道里走向薰腊室脚步声，爱伦要到那里去给回家的田间劳动者分配食物。接着便听到瓷器和银餐具叮叮咣咣的声音，这时兼管衣着和膳事的男仆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准备开晚饭了。

听到这些声响，这对孪生兄弟知道是他们该回家的时候了。但是他们不想回去见母亲，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起来，急切盼望着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一起吃晚饭。

“我们谈谈明天的事吧，思嘉，”布伦特说，“不能因为我们



不在，不了解野宴和舞会的事，明儿晚上你就不和我们跳舞吧？你没有答应别人吧，是不是？”

“唔，我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你们这时候会回来呢？我哪能冒险在一边等着，专门等着恭候您二位呀？”

“你在一边等着？”两个小伙子开怀大笑。

“亲爱的，你得第一个跟我跳华尔兹，末了跟斯图跳最后一个，然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像上次舞会上那样坐到楼梯平台上，再来让金西嬷嬷给咱们算命。”

“我可不喜欢听金西嬷嬷算命。你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亮、长着长黑胡子的男人，可我一点都不喜欢黑头发的男人。”

“亲爱的，你喜欢红头发的吗？”布伦特傻笑着，“现在，快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跟我们一道吃晚饭吧。”

“只要你肯答应，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叫着，一听到“秘密”这个词便像个孩子似地兴奋起来。

“斯图，是不是我们昨天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件事？你知道，我们答应过要保守秘密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告诉我们的。”

“什么小姐？”

“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姨妈。你知道，皮蒂帕特·波密尔顿小姐，是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她住在亚特兰大。”

“这我知道，一个傻老太婆，至今我还没见过比她更傻的人呢。”

“是的，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着搭火车回家时，她的马车



正好路过车站，她就停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将宣布一门亲事。”

“唔，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她的那位傻侄子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大家都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虽然他本人对此事似乎总是有点不冷不热的。”

“你认为他傻？”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转个够呢。”

“我没法不让他转呀，”思嘉毫不在意地耸了耸肩，“我觉得他这个人太有些女人味了。”

“可明晚要宣布的不是他的亲事，”斯图尔特得意洋洋地说，“那是艾希礼和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的事哩！”

就像冷不防受到当头一棒，虽然思嘉脸色没有变，可是嘴唇已经发白了。在震惊的最初几秒思嘉还没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注视斯图尔特时她的脸色竟还那么平静，以致于这位毫无头脑的人还以为她仅仅感到惊讶和有兴趣而已。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太好，他们原准备明年才宣布订婚的；可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战争，两家人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宣布此事。你看我们把秘密告诉你了，思嘉，你也得答应跟我们一道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下意识地回答道。

“并跳所有的华尔兹舞吗？”

“所有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准要气疯了。”

“让他们去发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对付得了他们



的。你就看着吧，思嘉。明天上午的野宴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将请求重复了一遍。

“当然。”

此时哥儿俩心里美滋滋的但也有些惊讶。尽管他们把自己当做思嘉所嘉许的追求者，但以前他们从没这么轻易得到过这一嘉许的表示。平常她只让他们倾诉、乞求，自己却敷衍他们，不明确表示可否，等他们气恼时她就会报以笑颜，他们发怒时她则略显冷淡。可是现在她实际上她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和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而且他们会想办法使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的！），并且一起吃晚饭。为了这些，就算被大学开除也是值得的。

成功带给他们满腔的热情，使他们愈加留连忘返，继续谈论着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克斯与汉·媚兰。他们抢着说话，开着玩笑，而后大笑不已，看来是在多方暗示要思嘉挽留他们吃晚饭。他们闹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这时气氛有些变了，思嘉已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哥儿俩并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只觉得先前那番高兴的光景已在面前消失。好像思嘉并不在意他们说些什么，尽管她的那些回答也还得体。他们意识到一定有某种难以理解的隐情，并为此深感沮丧和不安，末了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看手表，勉强的站起身来。

夕阳西下，在新翻耕过的田地那边，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在暮色中渐渐模糊起来。家燕轻快地在院场上空飞来飞去，小鸡、鸭子和火鸡都纷纷从田中向家走去。